



雨后空林图 倪贻德(元)

小小说

山那边的笛声

赵舒平

山娃子做事总是小心翼翼的，爬山、割草、放牛、生火、烧饭、洗碗，都蹑手蹑脚没声的，生怕惊动了旁人似的。村里人不叫他名字，都喊他“悄悄儿”。

“悄悄儿，你爹爹吃你快回家呢。”他就小心地加快了脚步往家赶。“悄悄儿，你家牛啃人家庄稼呢。”他就悄悄没声地跑去牵家里的牛。

可是越是小心越是出事，悄悄儿收拾饭桌儿的时候，手一滑将爹爹那只大青花瓷碗落在地上，“哗啦”打碎了……

唉！那只留下妈妈温馨指印的瓷碗。那只沾满爹爹黏稠汗水的瓷碗。

山娃子吓坏了，他手儿颤颤的，拾起一片青花瓷片，又拾起一片青花瓷片，可是怎么也拼不成完整的一朵。碎裂的瓷片，仿佛山道旁让牛蹄踏烂的马兰花，东一片西一片，掉进泥洼里落到草丛中，凋残四散再不能复原。

悄悄儿抹着眼泪，想象这是在做梦该有多好，如果是在梦里，再可怕的梦境也不是真的。自己一觉醒来，那只沾满爹爹汗水的青花碗，那只印着妈妈指印的青花碗，依旧会好端端、新崭崭摆在饭桌上。

悄悄儿手托着腮，幻想自己成了童话《宝葫芦的秘密》中的王保，也有一只神奇的宝葫芦。如果真有一个宝葫芦，就能想有一只青花碗，立刻会变出一只完整的青花碗，一只比打破的那只漂亮十倍的青花碗。

谁在山那边吹笛子。隐隐约约，如山间泉水淙淙，似林中鸟儿啾啾。

如梦如幻，仿佛从云端里飘下来，从尘世外传过来。一根青青的竹子立在了山娃子的面前。一根带着几片嫩叶的竹子，还有两只沾满泥巴的脚。

像攀登村头那株老榕树，悄悄儿将目光吃力地往上爬着爬着……

爹爹每天从山里回来，都会顺便带回一根刚刚砍下的竹子。每天吃过晚饭，爹爹就坐在院子里，用心用意地将竹子做成笛子。茅屋四壁已挂满了笛子，每天吃饭时一抬头就能看见笛子，每天睡觉醒来一睁眼就能看见笛子。可是爹爹从来不去动它们，也不许山娃子动它们。如果山娃子动了哪根笛子，那根笛子就会

变成鞭子。悄悄儿身上还留着给笛子抽出的伤痕。他想不明白，那东西吹出的声音那么好听，打在身上为什么那么疼？

悄悄儿望见了爹爹两片被汗水黏合在一块儿的嘴唇，和一双围满皱纹布满血丝的眼睛。蓦地悄悄儿记起妈妈在的时候，总是赶紧倒一碗清凉的水，匆匆端到爹爹面前……

可是，现在那只美丽的青花碗已经四分五裂了。爹爹终于扬起了手中的竹子，那根青青的还带着几片绿叶的竹子，那根还没来得及做成笛子的竹子。

不知何时升起的月牙儿，在竹叶的缝隙间闪烁着。悄悄儿两只小手颤颤的，紧紧地捂住眼睛，从指缝间张望着那根鞭子的竹子。

悄悄儿每次挨打，都是这个样子。他每次动了挂在墙上的笛子，都会挨变成鞭子的笛子的抽。可是身上的鞭痕还没好，他又忍不住去动墙上的笛子，完全忘了那笛子会变成鞭子。不同的是这次是没有做成笛子的竹子。他想不出没做成笛子的竹子与变成了鞭子的笛子，抽在身上的疼有什么不同？

以往挨打，山娃子总是咬紧牙关不吭一声，仿佛那竹鞭不是抽在他身上，而是抽在拴牛的木桩上。

爹爹手中的竹竿儿落下下来的当儿，隐隐约约的笛声，从山那边传来。悄悄儿本想喊一声“爹爹”没想到发出的声音却小小的，蚊子似的只有自己才能听到。可是从悄悄儿那抖抖颤颤的嘴巴上，爹爹还是听清了，那分明是一声：“妈妈……”

青青的竹竿和窗外黄黄的弯月一起，停在了空中。两串大大的泪珠儿，两串小小的泪珠儿，在破碎的青花碗上汇成一汪，晶莹剔透，琥珀一样将竹叶儿与月牙儿凝固了。

爹爹依旧坐在院子里，用心用意将青青的竹子做成笛子。谁在山那边吹笛子，宛若山间泉水淙淙林中鸟儿啾啾，那么动听那么入心。

那该是妈妈吧？山娃子小心翼翼的想。

诗意人生

王继兴

老教师

慈母心肠暖融融，梯子精神乐无穷，粉笔岁月度平生。蜡炬照人甘自然，春雨润物细无声。万缕白发无限情。

钢厂炉前工

炉前岁月虽辛劳，钢铁人生足自豪。热血沸腾化赤涛。钢好益显火花灿，志强何惧烈焰高！辉煌诗境至妖娆。

陶瓷工艺师

承古尚今意相融，心有灵犀一点通。瓷艺天地任纵横。玲珑设计匠心具，剔透窑变天韵生。喜看瓷界升新星。

人体模特

芳菲年华正青春，为了艺术肯献身，亮出天体供写真。悠然苍穹飘白云，旷哉大地铺绿茵。天地之间一美神。

盲眼说书人

一把三弦一衣裳，百卷传奇胸中装，浪迹江湖做道场。感悟世事编唱词，演绎人生说沧桑。盲眼时沁泪两行。

小吃摊贩

小吃远飘十里香，摊位不大好风光，掌勺大嫂分外忙。独家风味招客来，人文蕴含耐品尝。“小城名片”多一张。

随笔

校长曹振坤

牛玉乾

曹振坤校长走了。他是我的好朋友，长我1岁，今年才67岁，太年轻了。在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怀念，想他那平凡一生中闪光的点点滴滴。

曹振坤是巩义市河洛镇洛口村人，一生从事教育，从本村的小学校长干到巩义市的高中校长，官称“曹校长”。

振坤退休后，一直在郑州工作的儿子家住闲。今年3月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我问他近段忙什么，他说回老家了几天，给村里小学的孩子讲讲故事。洛口村古称洛汭，是洛水与黄河的汇流处，也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渡口。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曾在这里画八卦，古代帝王也曾在这里筑台沉璧祭天，隋唐兴洛粮仓建在这里，北宋的汴水源头也起在这里。中原著名书法家陈天然先生题写的“根在河洛”石碑，就立在村头。振坤虽在郑州，但心系村里孩子，他经常回村里给孩子们上思想课。这一次他又是回去给孩子们讲课，讲的就是村里这部部长人志气的河洛文明史。他说人不能忘本，老祖宗的荣光要代代相传。

上世纪70年代初，他在家乡村办小学当校长。那时经济困难，学校教师常常发了不工资。曹校长就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勤工俭学，弥补经费不足。有一段时间，他拦了个给郑州解放路一家企业送煤的活儿。一吨煤能赚脚力钱四块三。他借了四辆人力架子车，趁学校晚自习后的21点钟，就带领教师拉上两吨煤，走上街，过荣阳，往返夜行山路90公里，第二天黎明赶回学校跟上出早操。这其中的艰辛，曹校长后来每每向我提起，仍眼含泪水。

由于曹振坤工作出色，1976年上级调他到巩县(现为巩义市)县直高中当校长。他就又在县直高中办起了生产鞋钉的小工厂，一时间名声大振。我到这座制钉厂采访，看见一根铁丝穿过小小冲压机，“咔嚓”一声出来一枚鞋钉，就笑问这能赚几个钱呢？曹校长郑重其事地回答：“老牛，这‘咔嚓’一下就是老师讲课的一根粉笔，办事大了。”曹校长这一句话，让我记了30多年。每当我想起这句话，一个心系教育、甘当后勤的高大“校长”形象，就矗立在我的眼前。

如今，曹校长培养出来的学生都长大成人，不少都在祖国伟大复兴的各个岗位上担当重任。有一次我和他的一个身担县领导职务的学生谈起话来，这位领导肃然起敬地说：“曹校长最可尊敬的，是他教会了我面对困难，自立自强的本领。”自立自强不正是曹校长的品格么！我们的祖国要走向自立自强，不正需要曹校长这些默默无闻而又自立自强的老师和校长们，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来支撑么！



云南东川 彭力 摄影

文史杂谈

孙中山计毁黄河桥

夏吟

辛亥武昌首义之后，清政府十分惊慌，急忙派北洋军南下，企图反攻武汉。为阻止清兵南下，孙中山曾对炸毁郑州黄河铁桥作过部署。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第二天便通过河南的同盟会会员曾昭文，在南海会馆召见时在沪军都督府任职的陈伯昂，商谈革命军北伐和阻截清军南下的战略部署。孙中山给新乡反清组织在园会会长王虎臣写一密信，并附手枪五十支及子弹若干发作为赠送在园会的礼品。陈伯昂家就住在郑州黄河铁桥附近，孙中山命他先到新乡，依靠在园会的力量，完成炸桥任务。12月30日，陈伯昂与曾昭文的族弟曾与吾携黄色炸

药11箱及其他器材，乘“江裕号”专轮出发，二人分作两路行动：一路由曾与吾负责，破坏信阳以南至祁家湾一段铁路的桥梁、涵洞；一路由陈伯昂负责，到新乡联络在园会，炸毁郑州黄河铁桥。当时正值数九寒天，陈伯昂由山区小道星夜兼程到了新乡，即与王虎臣会见，面交了孙中山密信和手枪等礼品。王虎臣见信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了陈伯昂，并共商炸桥之策。当时花园、荣泽两渡口木工及守桥哨兵多系在园会会员，由他们备一只小船，装载炸药，划到河心桥下引爆。正当一切准备完毕只等上级下命令时，陈伯昂忽然接到孙中山电报，说南北议和告成，炸桥之事只好作罢。

新书架

《天生是饭人》

李雅师

式餐点到日本料理，从中原口味到娘惹风味，再到西餐烘焙，一路旅行，一路美食。《天生是饭人》这本美食与人文设计穿插的旅行书，延续了欧阳应霁温文尔雅的作风，文中清新、细腻、有趣的语言秉承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引用一位读者的评论：“做菜这么荤的事，能被欧阳应霁诠释得那么好。”作家舒国治先生更是给予了欧阳应霁这样的评价：“应霁最叫人佩服与羡慕的，是他最勤于又最乐于上山下海去找出好的食材与好的吃家，然后坐下好好吃一顿饭。”

式餐点到日本料理，从中原口味到娘惹风味，再到西餐烘焙，一路旅行，一路美食。《天生是饭人》这本美食与人文设计穿插的旅行书，延续了欧阳应霁温文尔雅的作风，文中清新、细腻、有趣的语言秉承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引用一位读者的评论：“做菜这么荤的事，能被欧阳应霁诠释得那么好。”作家舒国治先生更是给予了欧阳应霁这样的评价：“应霁最叫人佩服与羡慕的，是他最勤于又最乐于上山下海去找出好的食材与好的吃家，然后坐下好好吃一顿饭。”

第一个选择即五角大楼先前就制定好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这种选择，将对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发动巡航导弹打击。这个计划的的好处是可以立即执行，同时对美国军队没有任何风险。

第二个选择是综合使用巡航导弹和载人轰炸机进行打击。这能让我们击中更多的目标，不过也会让我们的飞行员面临一定风险。

第三个，也是最有主动性的选择，是综合部署巡航导弹、轰炸机和地面部队进攻。这种选择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军队需要考虑控制损失的细节措施。

谢尔顿将军强调，把我们的军队投入到一个多山的内陆国，需要时间和娴熟的外交手腕，我们要同时拥有建造基地和飞越别国领空的权力，以及搜救技术——这些还没包括好天气和好运气。

紧接着是多方面的研究。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建议我们像对付阿富汗一样对付伊拉克。

科林谨慎地反对这一建议。“现在就打伊拉克会被认为是转移视线。”他说，“我们会失去联合国、伊斯兰世界和北约的支持。如果我们真的要对付伊拉克，那也要在我们选择的时间。但是并非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直接理由打击他们。”

听到整个讨论过程和种种不同意见能让我理清思路。我没想到在当时就做决定，那要放到第二天来做。

9月16日，周日，是用来深思熟虑的一天。劳拉和我去戴维营美丽的常绿教堂做礼拜。

祷告结束，劳拉和我乘坐海军一号飞回华盛顿。那天下午，我做出了总统任期中有决定性意义的决策：我们选择向恐怖主义发动进攻，第一个战场就是阿富汗。

我的决策违背了美国过去20年来的政策。1983年，黎巴嫩真主党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驻地，和驻黎巴嫩大使馆，从那之后，里根总统就撤回了我们的军队。1993年，索马里恐怖主义军阀击落美国黑鹰直升机，克林顿总统也撤回了我们的军队。1998年，基地组织炸弹袭击了我们在东非的两个使馆，这让克林顿总统决定对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设施发动巡航导弹打击。虽然那些训练营基本上被废弃了，但是这种远距离攻击没什么效果。当基地组织在也门海域制造了“科尔”号

7个月之前，劳拉和我在白宫为军方领导和家眷举行了一次宴会。我希望打破拘谨，从个人角度认识这些陆海空将军们。

汤姆·弗兰克斯将军是我见到的将军们之一，他偕同妻子凯茜来到白宫。汤姆胸前挂满勋章，包括许多铜星勋章和越南带回来的紫心勋章。作为一名上将，他执掌着中央战区司令部，横跨从非洲之角到中亚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阿富汗。

“将军，我听说你从得克萨斯的米德兰来。”我说。

“是的，总统先生，我是那里的人。”他一边用西得克萨斯特有的慢吞吞语调说着，一边泛起温暖的笑容。

“我还听说你和劳拉是高中同学呢。”我又补充。

“当然，长官。我比她早一年毕业。”他回答，“不过别担心，总统先生，我可以从没跟她约会过。”

我大笑起来，跟你的新总司令说这种事，实在太有趣了。我有预感，我和汤姆的合作将会一帆风顺。

连载

葛禄将大屋改建为大殿时，请了一位势大权重的风流太守给大殿起名字。太守提前享受了“观美景、吃美食、饮美酒、抱美人”的“一条龙”服务，找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取其中二字，为大殿取名“如归殿”。

葛禄来到了如归殿前，再次眯细着眼睛，刀片般的眼神向两边一扫，心里便轰地腾起了怒火。在一扫溜儿东客房门外的回廊上，他看见了寺院大寮内最忌讳看到的花红柳绿的颜色，还有这些颜色的“载体”：葱绿色的兜肚儿、杏黄色的腰巾、大红线的抹胸儿、小桃红对开门儿贴身无扣合衫儿，还有那个年代最时髦的“美体内衣”——有明显收腹效果的束腰“闹裙”，以及二百年以后有幸受到杨贵妃喜爱的白练“诃子”——没有吊带而可以袒胸、并在乳下收紧的“乳房支撑物”。

沦为性奴的女性奴唯一可以引以自幸的，就是与来自烟花柳巷的小姐妹们一样，可以拥有这些特别女性所需用的隐秘性小东西。今天的阳光多么好，又到了太阳西斜的时候，住在平时看不到阳光的东厢房“合欢屋”里的小女子，总是抓紧这个时辰挂出自己每天都要换洗一遍的贴身内衣，在回廊屋檐下晾晒，接受阳光的巡礼。

葛禄对此种情景早已习以为常，今天却因为老跛陀的迫近和神秘少年的出现，令他感到了展示这些颜色和情景的危险。他向管理院的客头僧发了一顿脾气，一边骂着，一边掂起竹竿，一阵猛敲乱打，各种鲜艳夺目的颜色纷纷落地。

“如归殿”内还隔开了四个密闭性能极好的豪华雅间。当葛禄走进那个名叫“神仙居”的雅间时，前洛阳僧官翟昌的手心里正托着一个彩翎毽子，由蹦蹦僧陪着发呆，转而面对刚刚进来的葛禄说：“你看，这个毽子的底座是一块铁陀，怪不得他小年纪就有了踢石头打人的功夫！”葛禄说：“我看这个小王八羔子就是老跛陀的内应，留着他是那个祸害！”翟昌说：“依我之见，咱还得留着，还要把毽子抓紧还给他……”他手搭凉棚，对着葛禄的耳朵吹了口气，葛禄愕然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葛禄懒得弯腰，又示意让蹦蹦僧跳到葛禄身上，对着他的耳朵一阵密语，蹦蹦僧也连连点头，像猪尿泡一样一弹一蹦地出殿去了。葛禄高兴地说：“翟



张一弓 著

石头重伤僧人的野娃子了。寺主正忙着，分不开身，要我代他来赔个不是……”说着就拱手之礼，“对不起了！”红娃儿说：“你们把毽子还给我，叫我走就是了。”蹦蹦僧当即递上了一个盒子，翟昌像变戏法似的掀开盒盖，捧出了彩翎毽子。红娃儿伸手拿毽子时，翟昌又笑着缩回手说：“小寺遵奉天竺沙门的规矩，不可让施主穿着破衣离去，否则是对施主的大不敬。你看，你的上衣后襟叫树枝挂破了，请你脱下来，叫我寺‘衣物侍者’缝好，再把它和毽子一起交给你，请你穿上没有破洞的衣裳还家好吗？”

红娃儿把手伸到背后扒拉，果然摸到了上衣后背上有一个三角形的口子，又望见衣物侍者穿的僧衣大襟上插着一排大小不等的缝衣针，左手手指上还箍着一个明晃晃的铜顶针，慈眉善目地朝着他笑，便脱了上衣交给他说：“麻烦了，缝衣师父！”衣物侍者说：“客气了，小施主！”便去西厢房里做活儿。不多时，衣物侍者就拿着缝好的上衣回来了。